

沛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沛  
县  
方  
言

Peixian Fangyan

孙尊斌 主编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沛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Peixian Fangyan

沛  
县  
方  
言

孙尊斌 主编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沛县方言 / 孙尊斌主编. —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  
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646 -1760 -8

I. ①沛… II. ①孙… III. ①江淮方言—方言研究—  
沛县 IV. ①H1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300879号

书 名 沛县方言

主 编 孙尊斌

责任编辑 罗时嘉 侯 明 史凤萍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市今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5 字数 486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沛县方言》编纂委员会

|     |       |     |     |     |
|-----|-------|-----|-----|-----|
| 主 任 | 刘 广 远 |     |     |     |
| 副主任 | 阎淑芹   | 王嘉亮 | 李恩长 |     |
|     | 王素真   | 李令军 |     |     |
| 顾 问 | 马培封   |     |     |     |
| 委 员 | 杨 琦   | 张体允 | 吴允瑞 | 孙尊斌 |
|     | 宋传恩   | 梅法坤 | 独连荣 | 黄清华 |
|     | 吕继明   | 赵厚廷 | 张洪连 | 孙 敏 |
|     | 徐启航   | 肖道军 |     |     |
| 主 编 | 孙尊斌   |     |     |     |
| 编 审 | 马培封   |     |     |     |

# 序

马培封

## 汉语方言略说

何谓方言？就是俗称的地方话，是在一个地区人们使用的语言，是相对于民族共同语而言的。同一个民族的各地方言与这个民族的共同语，总是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语言特点。民族共同语总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现代汉语各方言大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形成汉语方言的要素很多，有属于社会、历史、地理方面的因素，如人口的迁移，山川地理的阻隔等；也有属于语言本身的要素，如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等。

我国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汉语逐渐形成了方言。现代汉语有多种不同的方言，分布区域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多个方面，语音差异尤为突出。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多数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这些方言不是独立的语言。根据方言的特点，联系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目前方言调查的结果，可以对现代汉语的方言进行划分。当前语言学界对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但大多数人认为应划分为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

汉族先民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逐渐向四周扩展，有时是大批向远方迁移，不少地方还和异族杂居，汉语就逐渐发生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分布地域辽阔，使用人口超过 10 亿。北方地区，由于交通的方便和各种交往的频繁，北方方言通行区域便最为广大：长江以北各省全部汉族地区，长江下游镇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带，湖北省除东南角以外的全部地区，广西省北部和湖南省西北角地区，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区以外的全部汉族地

区。此外,在非北方方言区中,还有少数北方方言岛,北方方言使用人口超过8亿。

## 北方方言缕述

北方方言又称官话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语音、词汇、语法等有较强的一致性,按通行地域一般分为八大区,即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中部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东北官话。

银兰官话分布在宁夏、新疆、甘肃的汉族居住区。

中原官话分布在华夏族的传统居住区,今陇海线南北地区,是北方方言即官话方言的基础方言。苏州市吴江区菀坪镇、宣城市以东部分乡村、皖南广德县、浙江长兴县属中原官话孤岛。中原官话又可细分为河南方言、关中方言东府话、关中方言西府话、秦陇方言、陇中方言、苏鲁豫皖结合部方言、南疆方言。

西南官话分布于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大部分汉族居住区,湖南省西北角及南部的永州、郴州,陕西省南部,甘肃省东南角,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还有海南省讲军话的地区。秦汉以前,洞庭湖流域的语言还属原始汉语与藏缅语、苗瑶语相融合的楚语;永嘉乱后,迁入湖北的秦雍流人达6万之多,当地出现了西南官话的雏形;安史乱后,10倍于土著人的北方移民再次进入洞庭湖流域北部,他们所讲的语言最终取代了当地楚语,从而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江淮官话分布在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即安徽省长江两岸地区,江苏省长江以北除徐州地区的大部分地区,长江南岸镇江以上南京以下地区,江西省沿江地带。福建南平城关、长乐县洋屿村属江淮官话孤岛。

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

冀鲁官话分布在河北省、山东省西部和内蒙古宁城县。

北京官话覆盖面包括了整个北京市、河北省北部、内蒙古部分地区。元朝定都北京,明成祖又迁都北京,北京官话就逐渐成为元明清三代官方的主流语言。随着现代教育、传媒的普及发达,当代的北京官话即普通话,在华语圈正向各种方言渗透。

## 方言与普通话

“普通话”这一概念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在与日本学者讨论语言统一时就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女革命家秋瑾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练习会”,拟定了一份简章,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语言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

“普通话”(共同语)和“俗语”(方言),并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普通话的定义,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普通话”,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它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普通话的“普通”二字,含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不是把北京话的一切读法全部照搬,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北京话的一些土音其他方言区的人难以接受。从1956年开始,国家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因此,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应以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

从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的是以广大北方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中吸取所需要的词语。北方话词语中也有许多北方各地的土话,不宜作为普通话的词汇,而非北方话的方言词如有特殊意义或极富表达力,北方话里又没有相应的同义词,这样的词语即可吸收到普通话的词汇中来,如“搞”、“垃圾”、“尴尬”、“噱头”等等。

由此可知,汉语普通话是在方言特别是北方方言基础上提炼发展起来的,而且还必将在各地方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 方言文化应予保护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明,一方文明之中包含多种文化,这各种文化之中,方言文化是特别重要的文化遗产。它传承千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方言文艺包含有民歌、谣谚、地方曲艺、地方戏曲、方言小说等等,既源远流长,又丰富多彩,弥足珍贵,应予以整理、保护。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方言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上面所述民谣、曲艺、戏曲、小说等等),其本身又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言是一方人群所创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这方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和成果,作为其他文化的载体,更承载着这方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大量

的文化信息。同时,它还是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健康发展的资源和保障。当一种方言消失后,与之相对应的整个文明也会消失。保护方言,将有利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1868年(清同治七年),倡导“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写有这样的诗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他指出“流俗语”用好了入诗,能流芳百世,能为汉语增光添彩。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语言文学大师们从来都推崇而不是鄙视方言土语,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 沛县方言

沛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南北朝著名地理学家、文学家酈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说:“昔许由隐于沛泽,即此县也,盖取泽为名。”颍水洗耳翁许由何以到沛县隐居呢?因为这里地处海岱与黄淮之间,正是暖温带中部,气候宜人,土地膏腴,物产丰茂,河网纵横,交通四达,民风醇厚。许由隐居之后,尧的儿子也封于“留”,即现在沛县的东南部。在这里湿地有沛泽,河流则有纵贯南北的泗水和横穿东西的泡水等。泡水西与汴水相接,曾长时间作为黄河水道。泗水入淮,由邗沟连接长江,后成为苏鲁段大运河的水道。这样,沛泽就把中国的南北东西都连通了起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将这一形胜凝炼为一句诗:“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在以水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沛地便成为西连中州并达三秦、南接荆楚并达巴蜀、南下东吴并达百越、北上齐鲁并达燕赵的中心地带,自然就成为了天下经济和文化的交汇处,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并将继续作出重大贡献。同样,作为沛地文化之一的沛县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中原方言,对中原方言、北方方言乃至当今的汉族共同语——普通话作出了并将继续作出重大贡献,因此,搜集、整理、诠释、研究沛县方言有其重要意义。《沛县方言》就是这些工作成果的展示。这是一部记载沛县方言词语的专著,也是一份保存沛县方言文化和沛县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宝贵资料。

## 对本书的几点说明

对于本书,还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1. 本书所收词语主要来自基层老百姓的生活口语,它们本来是不依靠文字而存在的,这本书中有很多词语是第一次被用文字予以表达,所用文字自然还有再推敲的空间。
2. 本书所收词语以改革开放前的为主。一则因为旧有词语最能体现沛县

方言的特点,最能与现代生活形成对照,从而反映沛县社会历史的变化;二则因为旧有词语有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对多数年轻人来说,已感到十分生疏,更有记载、保存的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词,多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产物,应该为《现代汉语词典》所关注,本书不收或少收。

3.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沛县人民曾经的生活,这本书除收集了大量常用基本词语外,还收录了一些俗语、谚语、歇后语、独特常用语等。这些语汇,不仅含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而且包蕴着大量传统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有些习俗和观念虽然不免带有旧时代的烙印,但这类词语所表达的内涵是人民生活曾经的重要内容,如果将它们完全排除,就不能全面反映生活的原貌。

4. 本书虽是以词典的形式出现,但读者可以把它当做社会生活的书来读。为了便于更多的读者阅读,本书除用国际音标注音外,还附以汉语拼音注音,尽管汉语拼音多有不妥。

5.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成福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罗时嘉编审和孙浩、侯明二位先生的真诚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谢忱。

6. 限于水平和精力,本书定有许多不足和缺陷,我们殷切期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不断地补充和修订;更殷切期望本书成为引玉之砖,激励更多的有志于此者做更全面、更深入、更广泛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 凡 例

1. 本书以收集沛县方言中的基本词语为主,同时也兼收一些能体现老百姓语言特色和传统民俗文化的俗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固定短语等,共有6 000余条。

2. 本书列举词条的基本格式一般分为四步:(1)汉字词条;(2)注音;(3)释义;(4)举例。

3. 所有汉字词条皆用【】标出。

4. 本书采用国际音标为每一个词条注音,为便于尽可能多的人阅读欣赏,在国际音标后附以汉语拼音,放在〈〉中。

5. 所有词条的排列皆以第一个字的语音为序。先以声母为序,同一声母的列为一个单元,同一单元内则以韵母为序,声、韵母都相同的以声调为序(声母、韵母、声调的次序皆见本书《引论》的第五部分),声、韵、调都相同的则将同一个汉字起头的词语排在一起。同一个汉字起头的词语,则以第二个汉字按上述原则排列。

6. 本书用以排序的声、韵母皆指国际音标,〈〉中的汉语拼音只是辅助形式。比如,本书[n][n̥]两个单元在汉语拼音中则统归于n声母;[ø]单元则包含汉语拼音的y、w和零声母(以○表示)。

7. 词条中的汉字力求写本字,找不到本字的则用同音字,没有适当同音字的则用“□”代替。

8. 在方言口语中,变音现象十分突出,本书的注音只取口语音,相应的汉字则尽量用本字,这样就会有一些注音与汉字的通常读法不一致的情况,如“布子气”中的“布”注为[pu<sup>55</sup>]〈bū〉“表叔爷们儿”中的“叔”注为[su<sup>212</sup>]〈sǔ〉“长得俊”、“跑得快”、“狠狠地打”中的“得”、“地”都注为[ti<sup>0</sup>]〈di〉等。

9. 词语的义项不止一个的,以①②③……等数码标出。

10. 列举的例词或例句不止一个的,例与例之间用“|”隔开。

11. 为证明词条的确定性,本书在举例中采用了大量的俗语、谚语、歇后语,分别在這些例句后的括号中加以注明。另外,本书选用了一些文字资料,例后标有“(文)”的字样,至于文字资料的名称正文中不再一一具体说明。所用参考

资料,除书后《参考书目》所列外,还有《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沛县资料本》(沛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沛县地名》(江苏省沛县地名委员会编)、《魏庄镇志》(魏庄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微山湖人家》(王洪震著)等。

12. 复举的词语用“~”代替。

# 引 论

## 一 本书的宗旨和特点

沛县方言属北方方言华北东北次方言,是中华民族语言宝库中一颗璀璨的珍珠。沛县方言的语音与北京音较接近,但在词汇上则有着较大的差别。

沛县方言是沛县人民在千百年的共同生活中用以交流思想、传承经验、创造历史的重要工具和信息密码。沛县方言对汉民族文化和沛县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在沛县方言浩如烟海的词汇和俗语中,饱含着沛县人民的聪明和智慧,蕴涵着沛县灿烂的历史文化,珍藏着沛县丰厚的民俗文化,这是一份值得开发的、不可小觑的文化资源。

方言是不依赖文字而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口头上,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具有即发即逝的特点,因此,要想有效地保存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就必须用文字将它记录下来。我们的责任正在于此。

况且,当代社会已进入现代化时代,文化信息的现代化更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再加上国家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实施,使得沛县方言同其他方言一样,都加速了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这种潮流正猛烈地冲击着沛县方言,冲击着沛县的传统文化,这就更增加了挖掘和保存沛县方言和传统文化的紧迫性。

《沛县方言》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产生的。它的根本宗旨:一是将沛县方言词语从人们的口头上淘沥出来,凝结成文字,使之能够看得见、留得久、传得远;二是给沛县传统民俗文化打开一扇特别的窗口,让人们能够更全面、更集中地注目于它的丰富厚重、多彩多姿。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汇集沛县方言词语和民间俗语并加以阐释,因而又具有词典的性质。

## 二 沛县概况

沛县位于江苏省西北端,东靠微山、昭阳两湖,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沛县地处北纬 $34^{\circ}28'$ ~ $34^{\circ}59'$ ,东经 $116^{\circ}41'$ ~ $117^{\circ}09'$ ,全境地形西高东低,是一望无际的黄泛区冲击平原,南北长约6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总面积1576平方公里。

沛县古称“沛泽”。相传唐尧时,名士许由拒不接受尧让给他的帝位,隐居于沛。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年),齐、楚、魏三国联合灭宋,楚得沛地以为县。秦统一全国后实行郡县制,沛县属泗水郡。

西汉王朝建立后,沛县隶属沛郡。东汉时,沛郡改称“沛国”,沛县为其属县之一。唐代,沛县隶属河南道彭城郡;宋代,隶属京东路徐州;元代,隶属济州;明代,隶属徐州直至清末。民国初年,废府留县,沛县直属江苏省。解放后,沛县划归山东省。1953年1月,沛县划归江苏省,隶属徐州专员公署。1983年3月,按市管县新体制,隶属徐州市至今。

沛县拥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人杰地灵。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首义反秦,以刘邦为首的沛县父老揭竿而应,诛沛令,刘邦自立为沛公。此后,刘邦灭秦翦楚而成帝业。沛县既为汉皇刘邦的发迹之地,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先祖故里,故素有“汉汤沐邑,明先世家”、“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之称。

汉代至清末,以文学、史学、艺术、武功著称于世的沛籍人士多不胜数。如西汉时的经学大师刘向、晋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明末爱国诗人阎尔梅等。

沛县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境内存名胜古迹13处,其中影响较大的重点文物有歌风台、《大风歌》碑、阎古古墓、晓明楼、泗水亭、射戟台、琉璃井等。

2011年末,全县辖15个镇,2个经济开发区,382个村(居)委会,全县户籍人口127.12万人。

## 三 沛县方言的历史影响和重要变化

沛县方言对汉民族语言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这是汉语研究工作者不能忽略的事实。

秦末汉初,跟随刘邦夺取天下的,有一大批沛县人。这批人在取得政权后,大多居住在京城,并且拥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还有一批人被分封到全国各地做诸侯王或任其他职务。在刘邦册封的18王中,就有沛籍10人;侯爵143人中,有沛籍23人;沛人萧何、曹参、周勃、灌婴、王陵都先后做过丞相。这批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所说的沛县话对京城语言的影响绝对是巨大的,对地方语言的影响也是不小的。这种影响对汉代官方语言、进而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稳定

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况且,稳固而大一统的汉朝江山持续了 400 多年,为汉代官方语言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我们民族的语言被称作“汉语”的根本原因。汉朝也是汉民族共同语形成的黄金时期。在汉代之前,秦始皇虽然也统一了中国,甚至实行“书同文”的政策,但毕竟只有 10 多年的时间,在那之前的 500 多年中,中国一直处于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可以想象,那时的语言,特别是人们的口头语言,一定是乱象百出、极不一致的,这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也是极为不利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汉代语言的稳定对汉民族语言的发展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更不难看出,刘邦一批人的沛县话对汉民族语言的发展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

自然,刘邦一批人的沛县话并不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沛县方言,但今天的沛县方言的老根却是当年的沛县话,这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

社会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当然也会随之不断变化,沛县方言也不例外。这种变化的具体原因,有的主要来自内部,有的主要来自外部,有的则是来自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就我们所能了解的情况,近千年来,沛县方言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是明代初期。元末的战乱使得社会凋敝,多处荒无人烟,明初统治者为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实行移民政策,把大批的老百姓从山西一带迁移到中原和其他地区,沛县则是接纳迁民的重要地区之一。沛县地区很多姓氏都称说自己的祖先是来自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种移民方式使得沛县方言受到巨大冲击,这是可想而知的。

二是清朝末年。1855 年,黄河决口改道,使得山东菏泽及周边地区成为一片汪洋,大批灾民迁移到沛县微山湖西岸一带定居,至今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这次移民虽然对沛县方言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但移民们使用的山东方言已成为了沛县方言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是新中国成之后。新中国的成立,给沛县人民带来了新生活、新思想,适应这种新生活、新思想的新语言也随之大量涌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沛县人与外界的联系更加频繁,更加密切,人们深深感受到,方言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生活的要求,于是学说普通话的人渐多起来;另一方面,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甚至作出一些政策规定。所有这些都使得沛县方言产生了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这是沛县方言受到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时期,这是沛县方言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相信这种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还会长时期地延续下去。

#### 四 沛县方言的内部差别

不可否认,在沛县境内,方言也有不同的派系,最明显的差别则是新派与老派、沛县中西部与东部的区别。

所谓老派与新派,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比如在沛县方言中,本来是没有翘舌音的,即使现在的老百姓,口语中也很少有翘舌音,但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翘舌音已经开始使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吃”。再者,沛县方言中本来也有[v]这个声母,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老派的人还把“唯、未、微、维”等字的声母读作[v],现在则没有谁这样说了。再如,普通话里是没有[fi]这个音节的,但在沛县方言中,“飞、非、费、肥”等以前都是读作[fi]的,现在在一些老年人中也还是这样说,而在受过学校教育的年轻人则得到了改变。其他如“国、革、课、客、麦、德、墨、色”等的读音也都存在着新老的差别。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用汉语拼音给沛县方言注音是不够准确的。但为了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本书在采用国际音标的同时,还是附上了汉语拼音。这只能表示个“大概”,是读者应该留意的。

沛县中西部的方言与东部的方言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中西部的方言以沛城话为代表,使用人数约占沛县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东部方言的使用范围主要在沿微山湖一带,人数相对较少,东部方言是150年前山东移民因水灾入境定居而逐渐形成的。这一带地区俗称“边里”,而西部地区则称“边外”。“边里”和“边外”方言的主要区别既有语音的,也有词汇的:如在语音上,把许多西部方言是[s]的声母说成[f],像“说、水、书、树、叔、熟、舒”等都说成了[fu];把一些西部方言声母是[tɕʰ]的说成[tɕʰ],如“醋、葱”等;还有许多音节在声调上明显不同,如“娘、猫”等。在词语上,像“夜每”(昨天)、“恒恒”(晚上)、“这汪”(这里)、“那汪”(那里)、“下十分”(男女订亲的仪式)、“送三”(送盘缠)、“吊纸”(吊唁、吊丧)、“白汤”(面子水)等都是西部方言中所没有的。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东西部相接的一些村庄,众多说着两种不同方言的村民共同生活,相与为邻,却也相处得十分融洽。本书以西部方言词语为主,对东部方言词语也尽量收录,并用“沿微山湖一带用词”或“边里用词”之类的话加以说明。

沛县方言还有城南和城北的差别,不过这种差别不太明显,这里不再详说。

近些年来,无论是中西部还是东部,无论是城南还是城北,受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深,相信语言的大融合将是不可避免的。

## 五 沛县方言的声韵调

(一) 声母(包括零声母共 20 个。〈〉前为国际音标,中为相应的汉语拼音,下同)

|       |        |      |                  |
|-------|--------|------|------------------|
| p<b>  | p'<p>  | m<m> | f<f>             |
| t<d>  | t'<t>  | n<n> | l<l>             |
| k<g>  | k'<k>  | x<h> |                  |
| tɕ<j> | tɕ'<q> | ɲ<n> | ɕ<x>             |
| ʈ<z>  | ʈ'<c>  | s<s> | z<r>    ø<y w 〇> |

需要说明的是,沛县方言本没有翘舌音,因受普通话的影响,有许多人已开始使用翘舌音,但本书仍按无翘舌音的原貌标音;沛县方言本有[v]声母,但使用范围极小,再加上现已基本消失,所以不再列入。

(二) 韵母(共 36 个)

|         |           |              |          |
|---------|-----------|--------------|----------|
| ɿ<i>    | i<i>      | u<u>         | y<ü>     |
| a<a>    | ia<ia>    | ua<ua>       |          |
| ə<e o>  | iə<ie>    | uə<uo>       | yə<üe>   |
| ɛ<ai>   | iɛ<iai>   | ue<uai>      |          |
| ei<ei>  | uei<ui>   |              |          |
| ɔ<ao>   | iɔ<iao>   |              |          |
| ou<ou>  | iou<iu>   |              |          |
| ǣ<an>   | iǣ<ian>   | uǣ<uan>      | yǣ<üan>  |
| ǣ̃<en>  | iǣ̃<in>   | uǣ̃<un>      | yǣ̃<ün>  |
| aŋ<ang> | iaŋ<iang> | uaŋ<uang>    |          |
| əŋ<eng> | iŋ<ing>   | uŋ<ueng ong> | yŋ<iong> |
| ər<er>  |           |              |          |

(三) 沛县方言的声调及调值

阴平 212    阳平 55    上声 35    去声 52    轻声 0

用国际音标注音时,声调符号如上,用数字表示,标在每一个音节的右上角。

## 六 沛县方言中的特殊语音

沛县方言在语音上有许多突出特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里介绍几个具体的方面:

(1) 在沛县方言中,有不少普通话中没有的音节。

在普通话中,是没有[f]和[i]相拼的音节的,像“飞、非、费、吠、肥、废、肺、妃、匪、沸、绯、扉”等都读作[fei],但在沛县方言中,这些字都读作[fi]。像这种普通话中没有的音节在沛县方言中还表现在一些象声词上,如表达枪声的[pia<sup>52</sup>],表达铃声的[tiaŋ<sup>55</sup> tiaŋ<sup>55</sup>],表达重物掉在地上或炸弹爆炸等发出巨响的[tuaŋ<sup>52</sup>],表达突然受到刺痛时作出的语言反应[fe<sup>52</sup>]等。

(2)在沛县方言中,一字多音的现象特别突出。

这种多音的特点是,其中一个基本符合沛县音与北京音比照规律的主音,另一个则是较特殊的读音。如“吸”,主音为[ei<sup>212</sup>],另读为[ei<sup>52</sup>],如“龙吸水”、“长虫吸蛤蟆”、“吸铁石”等词语都是;再如“叔”,在“大叔”、“二叔”等词中读为[su<sup>35</sup>],但在“表叔爷们”、“叔兄弟”等词中则读为[su<sup>212</sup>]。像这类情况还有:

老:① [lɔ<sup>35</sup>],老大爷,老年人。② [lɔ<sup>55</sup>],老奶奶(高祖母),老老爷(高祖父)。

布:① [bu<sup>52</sup>],粗布,花布。② [bu<sup>55</sup>],布子气(棉布燃烧发出的气味)。

不:① [bu<sup>212</sup>],不好,不去。② [bu<sup>55</sup>],不见(东西丢失,找不到了。也说 bu<sup>212</sup>)。

癫:① [ɛ<sup>52</sup>],癫孩子(“癫”指能力差,素质差)。② [le<sup>212</sup>],他也不是癫玩意儿。

捞:① [lɔ<sup>55</sup>],打捞。② [lɔ<sup>212</sup>],捞不着,捞家伙。③ [lɔ<sup>52</sup>],捞红芋,捞发(复发)。

狼:① [laŋ<sup>55</sup>],虎狼,狼狗。② [laŋ<sup>212</sup>],狼子(黄鼠狼)。

可:① [k'ə<sup>35</sup>],可怜。② [k'ə<sup>212</sup>],可(实在,千万)别这样做;可(终于)走了。③ [k'ə<sup>55</sup>],可(朝,向)里走。

姓:① [eiŋ<sup>52</sup>],姓名。② [eiŋ<sup>55</sup>],他姓张(作动词)。

左:① [tsuə<sup>35</sup>],左右。② [tsuə<sup>52</sup>],左大襟,左不拉子(左撇子)。

绕:① [z ə<sup>35</sup>],围绕。② [z ə<sup>52</sup>],绕圈子。③ [iə<sup>212</sup>],绕路。

(3)在沛县方言中,语音的儿化现象十分普遍。

除极个别的音节外,几乎所有的音节都能儿化。这种儿化,有的是单音节词的儿化,如碗儿、铲儿、门儿、画儿、钟儿、苗儿、腿儿、辈儿、玩儿、印儿、音儿等。有的是多音节词的儿化。这种多音节词的儿化有的在词尾,也有在词中,如半拉儿、盒盖儿、六指儿、鞋帮儿、八成儿、合黑儿、够本儿、笔帽儿、打个瞪儿、乌不皂眼儿、胡咙系儿、气门芯儿、今几个、明几个、后几个、大后几个等;也有不止一个音节儿化,特别是叠音词,如门儿门儿、每儿每儿(过去)、家儿家儿、本儿本儿、跟儿跟儿、边儿边儿、泪汪儿汪儿、眼巴儿巴儿、漂漂亮亮儿、痛